

- 罗卓如与宛西自治
- 柳亚子先生在桂林
- 李白凤生平述闻
- 虎口余生录
- 鲁山蝗灾的片断回忆



河南文史资料

第 25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对宁洗古的几段回忆·····	马赞声 (1)
宛西乡村师范和宛西自治的回忆·····	杨廷寅 (6)
罗卓如在南阳简师·····	李绍禹 (12)
罗卓如与宛西自治·····	王国谟 (15)
我所知道的陈泮岭·····	刘景明 (27)
罗震先生二三事·····	陈治华 (30)
杨一峰在郑州专员任内的事迹片断·····	陈兆新 (37)
汲县1927年之围城百日·····	刘式武 (40)
在西北军和王凌云民团工作的回忆·····	张剑石 (44)
对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回忆·····	邱广生口述 尉金魁整理 (49)
抗日战争中的涪川县自卫队·····	贾兰田口述 程廉清整理 (53)
柳亚子先生在桂林·····	李白凤 (57)
李白凤生平述闻·····	冯团彬 (72)
回忆朱自清为《林屋山民送米图》题诗情况·····	慕慕霆 (87)
孙文青与南阳汉画像石·····	马俊乾 (90)
《摹本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序·····	孙文青 (96)
南阳草店汉墓画像发现记·····	孙文青 (99)
姜亮夫撰写张伯英墓志铭经过·····	孟志昊 (103)
忆开封高中校长王芸青·····	刘家骥 (108)

报业忆往·····	韩德三(112)
虎口余生录·····	李永刚(119)

1935年偃师洪灾的回忆·····	底清太整理(178)
鲁山蝗灾的片断回忆·····	李玉震(181)
正阳飞蝗之灾·····	孙克敏(187)
刘镇华等吁请救济豫灾的两则电报·····	陈华策提供(189)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	新志执笔(192)

〔质疑·订正·补充〕

对《清末民初洛宁的几名绿林人物》的补正·····	董正年(195)
刘茂恩惩处李世英、张奇的经过·····	康永奇(200)
关于《李廉方和开封教育实验区》一文的 几点订正·····	李秉德(202)

〔补 白〕

洛阳军需独立会议·····	丁书文(11)
甲骨文专家董作宾·····	郭子志(71)
任应岐在长葛·····	关连章(86)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	郑幼池(95)
南阳岳庙村抗日战斗·····	毛锦文 毛锦灿 陈忠森(98)
临汝蝗灾见闻·····	丁生福(107)
陈嘉庚洛阳劳军·····	刘梦成(186)

对宁洗古的几段回忆

马斐声

宁洗古，河南邓县人，名天德，字锡嘏，后改为洗古，以字行。他14岁时，我们一同就读于县绅李林彦家塾，聘的是李子明老师。李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时入的简易师范学堂，通英文和数学，善启蒙，长教诲。这时期，洗古在学问上有显著的进步。1920年，我们一起入邓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址在春风阁。1924年，洗古到开封入基督教圣安德勒学校。1925年秋，洗古在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时入黄埔的邓县人还有姜师尚、惠信如、惠博如、刘德昭。北伐时，刘德昭任连长，南京龙潭战役阵亡。惠信如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清党”时被捕入狱^①，国共二次合作时释放。他在给我的信中讲，八年狱中生活，终天阅读书报，在文化学习上有了进步。这次通信后，不知其去向。

1926年，洗古参加北伐抵上海，给我寄了共产党刊物《新青年》和青年党刊物《醒狮》。他返回故乡时，适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克复邓县（原来据城的有十六师徐寿椿及本县匪部王文胜）。

斯时，洗古回到县城，首先倡议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会。

^①作者注：惠信如的父亲惠世端当年曾对我说，河南国民党元老刘夔青给他写信，河内有几位共产党员未被释放，刘夔青到南京去设法营救，没有成功，事后也没到当局的回音。

第一次在安公祠开会，参加的有王子宣、姜师尚、王养亭、马聪骥、赵泽三、王静波、余草堂、阎伯昂、杨寿亭和我等50多人。后来又开了两次会，洗古为首组织宣传队，部分学生参加了，其中也有共产党员。宣传队向老百姓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要挽救民族的灾难，抵制英、日仇货，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打击。印发宣言，张贴标语，游行示威。一时满城抵制仇货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宣传队千方百计检查仇货，曾集中多种卷烟（以英美烟公司的为多），在县城大十字街口公开焚烧。

当时于学忠部被迫由荆门、宜昌抵襄、樊，假道邓县，经安众岩（在邓县城东南约15公里）往洛阳援吴佩孚，为樊钟秀部所阻。邓县城于1926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为于部包围，洗古离城他往。激战两日，樊部赵天青、李山林两师约3000人乘风雨黑夜逃至南阳。

1927年初夏，北伐军云集宛境。樊为暂避锐锋，转移至湖北随枣一带。是年秋，樊部第五师（师长王会九）乘机进入新野，洗古进城从事革命工作。当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樊钟秀创办沪案后援建国豫军军官学校，我与同县蔡普生一起入该校，王会九任校长，因此我同洗古、蔡普生三人往新野见王会九。洗古说：我们在县可组织一团武力。王以洗古为黄埔军校学生，备予欢迎，嘱见参谋长冯钦，冯说：可将人员武器造册送来，研究编制。我们本意先求得一个名义，便于号召，组一团人问题当不大，现让先造册再给编制，那就成问题了。计划落空，只有另觅别途了。

冯玉祥占领西安之后，为将陕西军岳维峻部逐出陕西，便将岳部编为冯手下参加北伐之南路军，其第二军军长卫定一驻扎南

阳。当时北伐高潮震动人心，洗古抵宛访卫定一，双方谈话，意见融洽。卫以宁洗古是黄埔学生，擅长军政教育，与之磋商办一军事教育机构，定名“第二军军事训练教导团”，洗古任教育长。黄埔学生到该团任教的，有郭安宇、刘希程、姜师尚、蔡普生等10余人，办了一期。第二期刚开始，冯玉祥部师长孙光前莅邓，岳维峻部向湖北转移，洗古由宛返乡，苦闷无聊，住在其义父、本县绅士李林彦的女儿家。我和同学曾秉智往瞧，洗古谈些在宛训练情况，并出示他在宛所作第二军教导团的《同学录叙》。洗古说：“今后怎么办？我想去见孙光前。”我说：“孙视岳、樊两部如大敌，有危险，不要自找苦头。”曾说：“你去镇平彭锡田那里吧。我表兄李正韬也是黄埔毕业，现在彭处，可由他介绍。”洗古说：“在南阳我同彭通过两次信，他知道我。”次日，洗古就起程前往镇平。见面谈话之后，彭对洗古极赞赏，坚留工作。彭认为村治为救国的基础，主张扩大宣传，多方吸收人才。洗古就留彭处工作。隔个阶段，彭说：你可以回县搞地方自治。洗古说：我没武力。彭说：我帮你一连人。磋商决定后，洗古把情况缮写为一份报告，递送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时刘住在驻马店美国人办的医院）审核，刘委任洗古为邓（县）、新（野）民团指挥。彭帮洗古一连人马，洗古就回县了。

洗古回县初期，住西关县公款局局长张焕之家。这时期地方团队头目变动频繁，也不知系何方委派，只知当时邓县民团头目为高明如。高抗拒不向洗古办交代。高明如辖有四个常备中队，经过酝酿，翁子珊与蔡普生这两名中队长因与洗古是同学关系，便宣布脱离高，拥护洗古。与此同时，北伐军独立第十三旅旅长李云杰率部抵县城，其团长刘宗宽是黄埔出身。宁、刘谈了地方情况，不知为什么刘把高拉到游艺园枪毙了。这样一来，地方团

队、土匪受到了镇慑，得以顺利地进行整顿。洗古乃成立邓新民团指挥部，先驻土城（邓县当时有砖城、土城两道城墙）大东门外2里许之泰山庙。这时，我在此庙创办县农事实验场。后来指挥部又移驻土城小东门外3里多路之万花楼村，不久又搬武衙门（前清之游击衙门）。安排就绪之后，指挥部又决定搬到老仓谷局。组织也健全了，参谋长为王静轩，副官长为崔星五，军需为谢子涵，另有海景度负责政治工作，陈曰生任书记官，马星轸任秘书。然后着手全县团队的编组工作。由马星轸（字圣怀，湖南长沙军事政治第三分校政治队学员，共产党员，马日事变时越墙逃回原籍邓县）执笔编写了《邓县团队编组与训练》，大意是：首重政治教育，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准则；次重军事训练，地方团队要有组织有训练，不然就成为乌合之众，难收指臂之效。进而安定地方，实现“自治”。划全县为四个游击大队，南路由崔星五任大队长，本拟邀戴焕章出任，因他是实力派，怕他不同意，故由崔出任，待局面缓和之后，徐图戴焕章就范。东路由红枪会首领雷云亭任大队长，兼全县后备民团团长。1929年，岳维峻部由陕西向武汉退却，岳部第六师师长刘敬一所部行经邓县城东，被红枪会拦击，刘部溃败，留枪千余支，由雷掌握。雷敬重洗古，表示坚决拥护，故任雷为全县后备民团团长。北路由裴文轩任大队长。西路由洗古自兼。命令发表之后，团队编组略具雏形。

彭锡田曾来邓县视察一次，还召集全县民团会议，内乡也有人来参加（但不知是谁）。开会地点是在万花楼。会后将城东红枪会组织者夏某拉出去枪毙，群众多惋惜。闻此事系内乡人主持，为了在邓县树立权威。

不久，洗古又到镇平“取经”，与彭锡田商量以后进行地方

改革的计划与步骤。洗古提出愿到省城开封，面谒省政府主席刘峙，报告治邓方针。彭曾担心沿途的安全，但洗古以为北伐胜利局势席卷华北，何惧之有？是时杨虎城部孙蔚如任南阳警备司令，他恨宛属团队力量发展，以为对驻宛属之陕军多有不利。洗古曾往视孙。洗古动身赴汴谒刘峙，经泌阳，夜宿县府。陕军所派之县长薛宾侯与驻宛之陕军事先有联络，竟遣人狙击洗古于泌阳东门外，时1930年10月29日。

古人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洗古宏图未展而中道殒命，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邓县人民的不幸。

1984年3月

（本文作者马蜚声，河南邓县人，1903年4月生。北京中国大学肄业，曾任河南临汝县私立豫西高中等校教员。现在洛阳市郊区工农乡钢材改制厂工作。）

宛西乡村师范和宛西自治的回忆

杨廷寅

1938年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南阳，整日警报长鸣，人心惶惶，学生也难以安心读书。我父亲杨鹤汀拜托罗卓如先生带我转学到内乡天宁寺宛西乡村师范之中学班就读。

内乡天宁寺北距马山口镇六七里，西边紧靠默河，学校就建在默河东岸缓缓的岗坡上。1933年镇平彭禹廷在这里创建宛西乡村师范，后附设中学班。我在那里初中只读了一年半，毕业后就考入当时迁到内乡夏馆的河南省立开封高中了。

刚到天宁寺就住在罗卓如先生家，房舍虽较简陋，但相当宽敞，一进二的宅院，建在校园东南一隅，很是安静，一进院是客房，内院住着属。罗先生好像很忙，把我安置后，由他的夫人漆潏先生照顾我插班考试等事宜，我就没再见到他了。以后才知道罗先生名义上是乡村师范国文教师，实际是为宛西自治建设四方奔波联系。我和罗先生接触时间虽短，但记忆犹新，他中等身材，满面红光，善言谈，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感觉。他早年毕业于武昌法政学校，学识渊博，文笔流畅，为彭禹廷、别廷芳创办的乡村自治著书立说，写过不少文章。漆潏先生是燕京大学学生，在宛西乡师教授英文，她身穿马夹、旗袍，温文尔雅，显然是从大城市来的。

天宁寺虽说是宛西乡村师范所在地，实际也是宛西自治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别廷芳外出回来经常住在学校，召集部下，会见宾客，发布政令。学校大门内两边住的是手枪连，别廷芳外出时，手枪连前呼后拥，提着光肚盒子、花眼机枪。别廷芳也常在校院中走走看看，带的人就很少了，有时还站在壁报栏前看看。据说别粗通文字，能看懂报纸。有时见他身穿长袍马褂，有时穿“动员服”。动员服是用红土染的土布做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缀着布条结成的中式纽扣，学生们当时也穿这种服装。别廷芳是矮胖身材，非常结实，紫棠色的脸，圆圆的眼，两眉短而直竖，看上去很是威严。当时学校规矩很严，平时不准出校。一次下大雪，我和一位同学到校外后营村去买东西，正巧碰到别廷芳从马山口方向回来，坐一辆黄包车，手枪连团团围护，几乎看不到他。我和同学站在路边不敢动，想着挨训是肯定了。别廷芳坐在车上也没停车，只是车走的缓了一些，说：“学娃们恁大雪到哪去？”我们编个谎，说是抓药的，别廷芳也没动气，说：“早点回哇！”车就很快过去了。我也听过他几次讲话，主要是给师范班以及集训的联保主任、地方团队大小头目讲的，我们中学班也参加听了。别廷芳讲话声音洪亮，口齿清晰，有时夹杂些粗俗语言。一次讲到“随潮流”，越讲声调越高：“娘那个屁，现在都是要随潮流哩，婆娘们做的鞋也不穿了，要买鞋穿，那人家卖屁股你也卖屁股？”下边听众哭笑不得。有次讲话讲到打仗要勇敢，要“有种”，他就打个比喻说：“你看人家八路军，攻城夺寨，搬着云梯，倒一批上一批，真有种，哪像你们有些耍种！”有次他正讲话，下边一个营长打瞌睡，被他看见了，他眼一瞪，指着说：“你恁大人没睡过瞌睡？”这个营长二话没说，就乖乖地走上讲台，面对大家跪下了。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黄到学校讲话，话

中在某些地方指责宛西自治，临走时气得别廷芳也没送。李走后，别廷芳给大家讲话说：“要是过去，别想出我内乡。”当时学校重视军训而轻视体育，以后从开封师范请来一位赵老师，辛辛苦苦带领学生挖个跳远坑，做个跳高架以及双杠、木马之类，带领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别廷芳在校园中走动时看见了，说：“这蹦蹦，那跳跳，要这干啥？”气得赵老师辞职不干了。

宛西乡村师范是彭禹廷、别廷芳办地方自治培训干部的地方，学校附近区域是宛西自治的实验区。学校设的师范班是专门培训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的校长或教师；还有自治班，学生毕业后担任联保主任或保长；另有训练班，是专门训练四县民团大小头目的。师范班除一般师范课程外，还开设有关地方自治的课程，如农村经济、农村组织、农民教育以及养蚕技术课等。传说有人求见别廷芳，自我介绍曾留学法国，走后，别说：“哼！留法国，留八国也不行，没上过我天宁寺师范就当不了我的联保主任。”

当时校大门口两旁还广植湖桑，我去时桑树已拳头那么粗，说明已栽培多年了。蚕桑教师杨竹村，淅川人，曾留日学蚕桑，教授学生实际操作养蚕技术。当时默河两岸以及其他河道都种“雁翅柳”，因是别廷芳提倡的，也称“别公柳”，是顺水势斜插柳桩，像雁翅形排列，这样可以减弱水势，保护堤防，还能治河改滩造地。那时两岸堤防林木茂密，一直到解放后，默河堤防绿化还是全省河道堤防绿化的先进单位。引水修渠，灌溉农田，种植水稻，也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项目。在天宁寺附近默河两岸，以及西峡附近的灌河两岸，利用水势落差，拦引河水修渠种稻，夏秋之季，河两岸一片碧绿，稻菽飘香，解放后西峡的石龙堰仍发挥灌溉效益。石龙堰是1938年春建成，当时河南第六区行政

督察专员朱玖莹循渠线20里至堰口，亲书“别公堰”三字，至今堰口仍有《堰规》10条及《种稻新法》刻石留存。当时宛西乡师已用电机发电，夜晚各个教室灯火通明，这是我第一次见电灯。在南阳虽说是专署所在地，夜晚学校条件好的也只能点汽灯，一般则是学生自备煤油灯。当时西峡口莲花寺岗上还利用灌河水建了一座水力发电站，主要是供小型兵工厂用，解放初期这是河南全省唯一的水力发电站，也说明在中华民国的38年中，河南全省只有这一座水电站。一进内乡境，公路也大不一样，道路平坦，两旁高高的杨树，车辆行驶风雨无阻。这里公路实行分段负责养护，雪后扫雪，雨后铺沙。猪牛啃青苗现象基本不见，原因是制度规定很严，如发现猪羊啃青，打死没事，谁要来找，须再赔1斤盐钱。兵役制度也和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不一样，适龄青年编入民团班排，枪支弹药发给个人带回家。一个月训练几次，有任务时集中，无任务时在家生产，不被国民党抓壮丁，民众还是乐意当地方团队，不愿当国民党的兵。诉讼制度也有其特殊的一套，国民党政府在那里虽设有县长和司法科，但那里区、乡、联保均设有“息讼会”，国民党政府的司法机关在那里如同虚设，起不到作用。彭禹廷还亲编《息讼歌》，意思是劝民众有纠纷别打官司，打官司劳民伤财结成仇怨没有好处，还是乡里调解为好，民众识字课本中还有《息讼》一课，说明重视的程度。金融制度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当时内乡印发自己的钞票，上边印个公鸡，民众称为“老公鸡票”，印刷虽然粗糙，但由于地方秩序稳定，对比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土匪如麻，社会动乱，物价不稳的情况，民众对老公鸡票还是相当信任的。彭禹廷、别廷芳创办地方自治提的口号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个目标是否达到，姑且不论，但宛西一带，特别是内乡、

镇平、淅川在1937年前后，直至1940年春别廷芳病逝前的一段，确是和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不一样，广西、山西、山东、河北等一些搞地方自治建设的地方都派人来参观。抗战初期，河南省政府以及河南大学、开封高中、开封女师、开封女中、国立一中、郑州工业学校、南阳中学等单位均先后迁到了这一带。

当时宛西乡村师范除一些热衷于乡村建设的人士如罗卓如、李益闻、陈凤梧、吴丽泉、张含清、阎毅民等先后来到这里外，还有一些知名的文人学者和优秀教师来这里讲学授课，如张伏园、徐玉诺、尚天培、漆澍、袁白厦、李黎芾等，原因是这一块土地还是较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安定些。中共党组织也利用别廷芳与国民党中央当权派的矛盾，团结一批进步人士，在宛西乡师开展活动，我就是1938年由中共地下党员王聆音（解放后曾任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星期六下午，学生们三五成群在校周围岗上各找地方开小组生活会，这是学习延安的办法。校大门内合作社除卖生活用品外，还出售《朱德传》、《毛泽东自传》、《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小册子，同学中间常传阅象《大众哲学》等进步读物。对我来说，这一段是思想上的一个启蒙时期。当时抗日爱国的潮流激荡，军事训练也相当严格，我是初中学生，就发给真枪实弹，挂在床头，天天早上背着枪在操场上、公路上跑步、卧倒。枪和人差不多高，跑得满身是汗，浑身是土，回来是七八个人一瓦盆青菜辣椒，生活虽很苦，但为了抗日爱国准备打日本鬼子，同学们情绪很好。当时我全家均迁到马山口镇，距学校较近，大哥杨廷宝到学校看我，觉得学生生活太苦，军训严格，问我如何，他看我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也就不说什么了。那时师范班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培育下，一批批奔赴延安，像解放后又回河南工作

的樊道远、杨德明、秦一飞等都是当时师范班的学生。据说别廷芳发现有些班学生少了，就问：学娃们这么少，到哪去了？有人告诉他是到八路军那里了，别廷芳很发火，说：那不行，再跑我要实行“连坐法”，扣你的家长。但说归说，走归走，谁也阻止不了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潮流。

1987年9月

（本文作者杨廷寅，1924年生。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参加革命工作后曾任河南省淅川中学校长、河南省水利厅党委宣传部长等职，现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以上两篇为袁莲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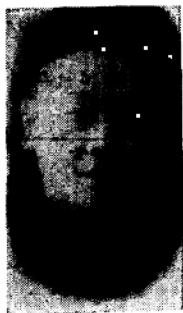
洛阳军需独立会议

丁书文

1941年春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召开军需独立会议。我时任陆军独立工兵第三十一营营长，率队驻豫西卢氏县五里川街，奉命前往洛阳参加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各部队主官及主管军需人员，会议共开了两天，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参谋长郭寄嶠、副长官汤恩伯也讲了话，大意是鉴于形势发展，实行军需业务独立。蒋鼎文拍着武装带说：“我实在不愿再披这个武装带了。”汤恩伯询问大家，今后部队服装采用何种颜色。有的主张用草绿色，有的主张用灰色，最后汤恩伯主张用灰色。这次会议后，军需业务只是名义上独立了，因为凡军需业务，不得主官同意，往往行不通。

罗卓如在南阳简师

李绍禹



罗卓如像

罗卓如（原名固城）先生，大约1931年至1933年期间曾在南阳简易乡村师范任国文教员。我当时在该校读书，亲聆教诲约两年左右，受益不浅。1935年先生移教于内乡县宛西乡村师范，我因失业，又到先生处帮助工作，相聚半年，此后即各自东西，在抗日战争期间失去联系。1948年我随解放军南下，在郑州街头又与先生偶遇，我曾到他家拜访，得见先生夫人漆潞大姐。这时先生在郑经营一家工厂，蒙他热情相邀，我又去工厂吃过一次饭，以后我又南下，再没有通过音讯。直至1983年在北京接漆潞大姐一信，始知先生蒙冤病逝于北京，所幸子女6人在漆潞大姐抚育下，均已学有专长，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漆潞大姐在冶金机电学院任教，虽年逾古稀，然除重听以外，身体尚健康。罗先生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彻底平反。先生早年战斗过的河南商城及安徽金寨县的中共党委，于冤案平反后，正收集先生革命事迹，立传留传。我谨把先生在南阳的活动，凭记忆所及，写在下面，作为对先生的哀悼和怀念。

罗先生在南阳执教期间，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引起举国人民愤怒声讨。先生则更加愤激，怒不可遏，每遇日军挑衅事件，他率先召集学生发表演说，慷慨陈词，传播反日爱国思想。每当讲到东北同胞在关外遭受压迫蹂躏，在关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惨景况，常至失声痛哭，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先生平时所授国文课，也多讲我国历史上反抗异族侵略，杀敌报国的英雄人物事迹和他们的诗文，激励同学树立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文天祥、岳飞的著名诗篇，先生都曾向同学反复讲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先生的教导下，同学们更加明白了死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重大差别。

南阳简易乡村师范第一任校长夏德琴，是南京晓庄师范学生，他吃苦耐劳，生活朴实，言传身教，都是贯彻晓庄师范陶行知的教育宗旨，主张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的主张是南阳简师的主课，提倡学生终身从事乡村教育事业，要献身不要做官，如“问君何所事，候补当教员，开创新世纪，大任在两肩”，“大事非大官，乡教即大事”，这些警句，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德琴对陶行知的主张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刻苦自奉，不讲吃穿。他自己一身中山装棉衣，不经拆洗，连穿两年，衣袖裤腿，油光发亮，而他处之泰然。夏聘的几位老师，学识、品德皆优，罗卓如即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另外几位有吴丽泉（从事乡村教育）、潘念之（留日学生，教社会学）等。这些进步教师早为南阳国民党县党部的反动分子所嫉忌。潘念之教的社会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被县党部的反动分子作借口，说潘某有共产嫌疑，挑起事端，把潘及夏德琴连同夏聘请的教师，一齐排挤走。办理交代时，新来的校长又多方刁难。罗卓如先生留下代办交代，和

反动分子进行了合法斗争，反动分子因为把人挤走的目的已达到，也不愿长期纠缠，最后不了了之，罗先生即离校他去。

夏德琴是推行乡村教育的，对乡村自治也极表热情。宛西镇平县彭禹廷在其家乡推行地方自治，联合内乡、淅川两县，办理了三县联防自治，对蒋政权实行地方割据。姑不论这种自治的全部功过，只就其反蒋抗日这一点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彭倡导的地方自治，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大约在1933年反动派收买了彭的卫士，暗杀了彭。事发后，镇平县群情愤激，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反动派进行控诉和声讨。夏德琴率南阳简师全体师生赴镇平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前罗卓如作歌词，另一位老师谱曲，写出了悼念彭禹廷的歌，并用几天时间向学生教唱。罗先生所作歌词，表达了他鲜明的爱憎，也说出了民众的共同心意。此歌因曾学唱，我又爱其情真意挚，文字优美，所以至今加以思索，尚能记忆，现写在下面：

献身村治满腔血。
豺狼当道嫉公切。
长啸一声山尽裂，
半壁西南怕听哀猿啼夜月。
抚遗棺，恨无垠，痛心欲绝。
踏上血轮①，誓为先生将恨雪！

1985年2月

（本文作者李绍禹，河南南阳市人，1915年生。南阳简易乡村师范毕业。建国后，曾任河南省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等职，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住北京。）

①作者注：我们在南阳学唱时是“踏上血轮”，到达镇平参加追悼会正式唱时改为“继承遗志”，盖为不给反动派留下把柄，防止敌人借故害人。